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一)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一九五五年

冰心作品集



1955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55 年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 (2)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著 (8)

我控诉

——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 (69)

印度重游记 (74)

好妈妈 (83)

一人一篇 (90)

访日观感 (95)

广岛——控诉的城市 (102)

值得同情的遭遇

——印度电影《流浪者》观后 (111)

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116)

日本纪行 (119)

《广岛姑娘》 (136)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142)

1955 年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深深的为这部匈牙利影片所感动！这里面的故事，和故事中主人翁知识妇女伊洛娜，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放下了知识分子的包袱，参加到劳动人民的队伍里，把自己改造为有政治觉悟的、爱祖国、爱人民的劳动妇女，这真实亲切的过程，在我们都不是陌生的。

伊洛娜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热情正直的知识妇女。她爱她的家庭，爱她的丈夫和儿子，她把心身一切无条件的贡献给“家庭”这个狭小的单位。家庭是她劳动的范围，丈夫和儿女的幸福，就是她自己的“幸福”。故事开始，伊洛娜带着两个孩子拉着一车行李，回到被侵略战争所摧毁的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去，看到她那“小天地”的破损的景象，她悲愤的流泪了；但她立刻就动手把它修补整理起来。在破烂堆中她找到了还在俘虏营里的丈夫的试验仪器，她喜出望外的把它珍重的收藏了起来。这时她热爱和关心的

对象，也仍是她丈夫的工作和儿子们的生活。她开始还没有想到为生活而劳动，只到她丈夫的工厂里去请求生活补助金，等到补助金暂时无望又看见一个男爵夫人为了生活而卖蛋糕的时候，她才想起卖小面包来维持生计。她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她还是毅然地拒绝了季鲍尔，一个间谍坏蛋的引诱，不肯为了物质享受，去过那腐化堕落的生活，也不肯听她妹妹玛丽卡的话，去做那卑鄙的没有良心的美金投机的生意。在她生活不能维持，自己觉得山穷水尽，“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个可爱的形象，女工卡季，来鼓舞她，引领她，到为建设祖国，而顽强勇敢劳动的工人队伍中去。

她开始和伟大的劳动人民接触了，她的觉悟提高了，眼界放宽了，在这个无线电厂的食堂里，她并没有轻视厨房里的削马铃薯的工作，而愉快地参加了集体劳动。不久，就获得了工人们的同情与信任，使她对于她的新生活更加热爱，更明确的领会到她不止是一个母亲和妻子，而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在全国工人们积极地建设新兴的祖国的时候，她是应当全心全力地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尽她一分的力量。

她的丈夫卡尔曼从俘虏营回来了。这一段影片表现得很细腻。伊洛娜在这时一面是一个热爱家庭，

热爱丈夫的妻子，她高高兴兴的拉着他巡视她亲手修整起来的小家庭，亲手洗刷悬挂起来的他的衣服，和养在澡盆里的她替他预备的一只肥鸭。第二天早起，在她急急忙忙上工之前，还在他床前替他摆上一盘早点，放上写着“早安”的卡片（最细腻的是连匣里的火柴也抽出一根来，准备他点烟之用）。另一方面，表现她是一个积极的公民，热爱祖国的劳动妇女，她把她替卡尔曼收存好的发明仪器，欢欢喜喜的指给他看，鼓励他重新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建设服务。她自己又在各方面设法，使他的试验工作，能以顺利进行。当卡尔曼在受间谍们的诬告，说他陷害工人，在案情未弄清楚，不能恢复工作以前，他认为人民不了解他，党和政府也不需要他，因而灰心失望意志消沉。伊洛娜又多方的勉励他，给他讲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卡尔曼反而讥笑她说：“难道你受的教育，就是为了削削马铃薯，给别人拿拿碟子吗？”她虽然“从没感到这工作的低微”，但是在工会的报告会上，听了“知识分子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作用”，她请求调动工作了。在工人同志们的启发之下，她猛然觉悟到自己从前所受的教育，只是弹琴绣花之类，而且就是在这些方面也只是一知半解，对于目前国家建设是没有帮助的，她悔恨羞惭，沉痛的表示她愿意到车间学习。她这正确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工人群

众的欢迎。自此以后，她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同时在工余心身疲倦的时候，还孜孜不懈的帮助了她丈夫的试验工作。

最后她的考验来了，卡尔曼的发明试验是被间谍分子收买了的，他被迫必须离开祖国。在不了解“为谁服务”的意义，而且爱自己胜过爱祖国的时候，卡尔曼竟然想劝她和他一同离开。但是有了政治觉悟的伊洛娜，不是从前“小天地”中的伊洛娜了，她虽然热爱她的丈夫，但是当他不听她的劝阻，一意孤行的时候，她不像从前那样百依百随的了。她比卡尔曼看得更远大更彻底，她严正的拒绝说“不，卡尔曼，这是我的祖国，我在她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孩子怎么办呢？难道我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祖国么？”为了祖国，她俨然拒绝了到外国去生活，为了孩子们有祖国，她不让卡尔曼把他们带到祖国以外的地方去。

卡尔曼走了，她悲伤的默默的拥抱了一会她的孩子，但她赶紧“履行自己的义务”，收拾了卡尔曼的试验图样，交到工厂里去，因为她认为“图样是属于国家的”。

卡尔曼被正在建设祖国顽强劳动的工人群众的谈话所感动，终于又回到家里来了。正在伊洛娜和工程师在卡尔曼的仪器上重复试验得不到结果的时候，回头看见卡尔曼走进门来，她那惊喜的表情，和

热烈的拥抱，已不止是“小天地”中夫妻重圆的情景了，而更是为了这试验的成功有了把握，国家建设多了一个人材，在劳动人民的行列中，多了一个群众。这难道不是新社会里夫妇之间所应有的新的健康高尚的感情吗？

影片的结局，是我们猜想得到的，卡尔曼受了工人群众的启发，得到了他妻子和其他同志们的帮助，他的发明终于成功了。

新中国的成立，还不过五年，这个反映匈牙利的一九四九年知识分子生活的影片对于我们新中国的知识妇女，是格外亲切动人的。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也会经过这一段改造的过程：由热爱家庭，进而热爱祖国；由热爱家庭劳动，进而热爱社会劳动，由热爱“小天地”中的丈夫和儿女，进而热爱伟大祖国的伟大工人阶级。

在我们的国家里，也许还有些知识妇女还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轻视劳动、对国家建设事业漠不关心的生活。也许还有些知识妇女，有着认识模糊，思想落后的丈夫，不肯和妻子在一起全心全力的共同为祖国建设的事业服务。那我就希望伊洛娜这个明朗动人的形象和她逐步走向新生活的真实亲切的事实，会帮助启发许多中国的知识妇女，放下知识分子的包袱和她们的丈夫们互勉互助，改造自己，

**充实自己，不断的提高前进，献身于祖国建设事业，
为新中国的提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众电影》1955 年 1 月第 94 期。）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著

译者前记

这本《吉檀迦利》是印度大诗人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印度语“献诗”的意思。

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年）是印度人民最崇拜最热爱的诗人。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他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

这本献诗集里的一百零三首诗，是他在五十岁

那年（一九一一年）从他的三本诗集——《奈维德雅》（奉献），《克雅》（渡河）和《吉檀迦利》（献诗）——里面，以及从一九〇八年起散见于印度各报章杂志上的诗歌，自己选择成英文的。

从这一百零三首诗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出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是怎样的热爱自己的有着悠久优秀文化的国家，热爱这国家里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这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在我到过印度之后，我更深深地觉得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素朴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

这本诗集，是从英文的译本转译的，既不能摹拟出孟加拉原文的富有音乐性的，有韵律的民歌形式，

也没有能够传达出英译文的热烈美妙的诗情，在此我要感谢在百忙中替我根据孟加拉文原作校阅的石素真女士，没有她，我是没有胆量来翻译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三日

1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

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一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碍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

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摒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5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吧，不要迟延！我怕它会

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不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我怕在我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吧。

7

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装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淹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假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力剥夺去了。

9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吧，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予的东西。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当中没有朋友的

人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1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吧！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吧！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系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吧，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吧。

12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门，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3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受你完全的接纳。

15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吧，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吧，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献礼吗？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延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咎。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里，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我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丛林繁花中盛开怒放。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1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流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22

在七月霪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地轻悄，躲过一切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吧。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愁惨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吧，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尽，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困穷，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仁慈的夜幕下苏醒。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帖服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的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盖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来后的清新喜悦中更新起来。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

睡眠，唉，不幸的我呵！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呵，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见他的面？

27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呵！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遮满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懂得它的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线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路径，寻找那呼唤着我的夜的音乐。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吧。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吧。

28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的债负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了允诺。

29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30

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2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等待着我的爱。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房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助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强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不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意旨锁在一起的脚步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步就是你的爱。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

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远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叫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间已经到来。

但是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的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语言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进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9

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烦躁的工作在四围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宁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蹲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破户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呵，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神。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吧。

但是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吧，它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灼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推开走过，没有理睬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朦胧。回家的人们瞟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应。

呵，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呵，我在我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在你的旁边，这褴褛的女丐，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暑风中颤摇。

但是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阗中走过了。你只要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呢？我只能哭泣着等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2

在清晓的密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般地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吧，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

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许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的日常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了望，是我的快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地，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45

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声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许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你就一直走近来迎接我。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许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7

夜已将近，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呵，朋友们，给他开着门吧——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扰的睡着。

呵，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摩触来消散。呵，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上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流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荫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许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笑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快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慢慢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地

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广厅里有许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但是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下了宝座，停留在我的草舍门前。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求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与，等候那撒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

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闭户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了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朦胧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忧。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

来吧！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但是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呵，丢脸，呵，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叫也无用了！用空手来迎接他吧，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吧！”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吧！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风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吧。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破晓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呵，我呵，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表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嘁嘁喳喳着问：“女人，

你得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但是我要把这光宠铭记在心，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隅等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但是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羽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尽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的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但是你的宝剑，呵，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走吧，都快到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流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呵，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树叶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里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作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我坐着反复地想了又想。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
醒来吧，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
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吧。醒来，呵，醒来吧！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
沙地展布开它干渴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
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6

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
曾这样地俯就我。呵，你这诸天之主，假如没有我，
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
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
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
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

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8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兄弟，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面孔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60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空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飘浮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们奔波航行，孩子们收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儿的摇篮一样，对

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歌谣。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它住在林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一线新月的微光，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了——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幻弄出这许多颜色，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懂得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和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链，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

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呵，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浮到水上去。”我独立在深草中，看着她那灯的微弱的火光，无用地在潮水上飘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地燃点着。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为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

视着我的脸。她说：“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失在众光之中。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他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中永远不肯揭开面纱的她，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

绕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许多的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面，她在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安靖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

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皱，还染上变幻无穷的色彩。

它是那样地轻柔，那样地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呵，你这庄严无瑕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它可怜的阴影遮掩你的可畏的白光。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70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

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

万物急遽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形成。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昼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声，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摩触使我清醒。

就是他把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快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在他的摩触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3

在断念摒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

晚空凭着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人正在弹着琵琶。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他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洗你的双脚。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奉献不会使世界穷困。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你。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呵，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悄立在你的面前吗？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我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作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兄弟的兄弟，但是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快乐和痛苦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8

当鸿蒙初辟，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呵，完美的图画，完全的快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惊惶地叫着——“对了。那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快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无缺的完美正笼罩着一切！”

79

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痛苦。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还没有蒸化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愿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
我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
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这场游戏，我就在
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
溶化消失。

81

在许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但是
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握了我生命里寸寸
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
红，花落结实。

我困乏了，在闲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
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2

你手里的光明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
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
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急性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时，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余裕。

83

圣母呵，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叫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但是我的珠链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予取，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慈来酬谢我。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

境。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冑和干戈藏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走出的那一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们飞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向他们主公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队走向他们主公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面了。

86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临到我家，来传达你的召令。

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惧——但是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萧条的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我，作为最后献礼的祭品。

87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我把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吧。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吧。

88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息——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往昔的礼拜者，漂泊流浪，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对你来说，许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呵。许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它们慵懒的嗡鸣的乐曲。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里，但如今是我暇日游侣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无用的结局。

90

当死神来叩你的门时，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91

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吧！

我天天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92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小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吧。只让我真正地据有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93

我已经请了假。兄弟们，祝我一路平安吧！我向

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听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94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吧，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时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别话吧，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做我的别话吧。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让这个作我的别话吧。

97

当我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

谁。我不懂得羞怯和惧怕，我的生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低下眼来看着你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准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一枝空苇呜咽出哀声，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准知道莲花的百瓣不会永远闭合，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地空无所有，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立刻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吧，我的心呵，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悄悄地走来坐下吧。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

我要调拔我的琴弦，和永恒乐音合拍，当它鸣

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示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上的许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带领我走向苦痛和快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的黄昏，它们要把我带到哪一座宫殿的门首呢？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走来问我：“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对我说：“把所有意思都告诉我们

吧。”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哂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吉檀迦利》，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4 月出版。）

我 控 诉

——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

《混血儿》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女作家高崎节子的小说改编的，揭露了由于将近十年来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的严重罪行，所造成的今天日本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没有加意的渲染故事情节和用更多的笔墨刻画人物，作者通过了日常的一些细小生活片断，使观众看到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的占领军，带给美国青年和日本人民生活、思想和心灵上的堕落，是多么可怕啊。这里，我只引用今年四月初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里，日本儿童文学女作家丹野节子《关于日本今日儿童的生活与文化的报告》里的一段话，来说明电影作者所要向观众表达的主题。

今日日本儿童的生活，是被卷于狂乱的风暴之中……风暴之一，就是太深的可怕的“美国主义”影响着日本儿童。走到街上，他们听到下流的爵士音乐和喧闹的流行歌曲；在广告牌上，他们看见五花十色的好勇斗狠的美国西部的格斗的图画。街上有赛马、赛自行车以及其他一切，使日本活像一个殖民地。在国内七百余处外国的海、陆、空军基地的周围，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和外国兵士调情。这些都给学校学生们以反教育和下流的环境。随着这种社会趋势，儿童文学的内容也是充满了叙写冒险，斗争，明星轶事，滑稽故事的文章——这些都太流行了。广播和电影更是以这些文章的内容作为节目和主题，使这坏影响加深扩大，降低了儿童的知识和智力。这些节目和主题都是与“看轻生活”，“漠视基本人权”，“崇拜暴力”等等有关。……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战后，我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当我看到《混血儿》这部电影片子时，我在日本所亲眼看到的美帝国军队的暴行和罪恶，美帝国军队道德的败坏和日本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又在我眼前一幅一幅的迅速涌现出来了。这些惨状，曾使我在国外度过了

许多失眠的夜晚！我痛恨兽性的美帝国殖民主义。

现在我愿就和《混血儿》这部电影有关的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提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我曾经看到在东京的银座、新宿，在横滨，在横须贺，以及许多其他美军麇集的地方，夜晚便站满了三五成群的妓女，在街头路灯下，佯欢强笑，面无人色！至于大街上的舞场酒店，以及小街僻巷里面还有数不尽的舞女和私娼。据一位日本经济学教授告诉我，在战后日本经济的极端凋敝之下，成千成万的农村和城市妇女被迫流落街头沦为娼妓。在福冈地方，只有两千个美国驻军，却有三千个日本娼妓。还有一位日本女社会工作者告诉我，只东京一处，每天死亡的娼妓，至少在十人左右，就由她们的同伴，忍泪吞声地把她们掩埋了。

美军纵欲的魔爪，还不断地伸到良家妇女身上，诱拐绑架，日有所闻。其结果，日本的混血儿的数目不断地增加。将近十年之中，日本的混血儿数目总在四十万左右。这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便失去了温暖的母爱，便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便成为人们讥笑鄙视的对象。在我们日本住宅的短短一条小巷里，就住着三四个“吉普女郎”，每夜都有美军的汽车停在门口，阻碍了这小巷的交通。这巷口有一个神社，是附近儿童的游戏场所。有时我带着

自己的孩子，从神社走过，在神社墙角游玩的几个蓝睛黄发的混血儿，虽然只有四五岁光景，却似乎已经习惯于屈辱的地位，当他们羞惧地站起，低头退到路旁的时候，常常使我眼里涌上了悲愤的泪水！我恨不得过去把他们紧紧抱住，对他们说：“抬起头来吧，孩子，你是无罪的，让我们来一起打倒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吧！”

让我们再看看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他们本国的广大人民带来多大的灾害。

只就美国青年兵士来说，我在日本常常看见新从美国来到日本的进驻军队，他们都很年轻，有的不过十七八岁，肩上挂着照相机，嘴里嚼着口香糖，带着兴奋好奇的眼光，在街上三五成群的游荡。他们都是受了美国军部的征兵广告“免费旅行东方”的诱骗而来的！及至套到这陷人的魔圈之中，他们就跟着一一起腐朽堕落死亡下去。我看到好几个美国随军牧师的报告：在进驻军部队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士，患着严重的花柳病，其他方面的道德堕落，更是不可计算的。一位美国母亲曾沉痛地对我说：“我的男孩子已经快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为他的前途，我真是日夜担心！在侵略军队里服务的结果，想起就使我战栗。你想，一个在和爱温暖的家庭里出来的，很好很壮健的孩子，一送到侵略军队里去，其结果，不是在

远远的海外做了炮灰，就是回来以后变成一个暴戾、放恣、丧失了理性的人。最好的也是对于世界悲观失望，一天一天地颓废消沉下去。我们应当在一起想个办法，来消灭这种现象……”

是的，为着日本的儿童，为着美国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青年，世界上的母亲们，和爱好自由、民主、和平的广大人民，应当联合起来，向美帝国殖民主义提出最严正的控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5年5月24日。）

印 度 重 游 记

四月二日黎明以前，一架巨型的，机壁上挂着“印中友好万岁”的标语的客机，正在稳稳地向着德里前进。

我压抑着兴奋的心情，细数着机窗外青空里点滴滴的摇动的春星，忽然地平线边一行行整齐的灯光，旋转到我们的眼底，“德里在望了！”我们都忍不住欢呼了起来。

飞机斜着翅膀，缓缓地降低，好容易“脚踏实地”，又缓缓地转几个大弯，停住了。机门开处，上来了许多人，头一个是披着白巾笑容满面的我们的老朋友森德拉尔先生……我们簇拥到了梯口，下望灯光如昼，迎面两大横幅“亚洲国家会议万岁”、“欢迎团结与和平的使者们”的标语，向着我们走来。标语下面向着我们欢呼招手的是无数熟识的脸，我们刚走尽梯子，便被许多双“越众向前”的手臂围抱住了，我们忙乱地在人潮推拥之中，挂上重重叠叠的花

环，在一闪一闪的摄影镁光之下，是热烈嘈杂的互相问讯……。

在亚洲国家会议开幕的前夕，我们尽量地利用光阴，拜访了许多新旧朋友，也接受了许多朋友的访问。十四个月之中，我觉得不但青年朋友们显得更高大更成熟，老年朋友们也是更精神更乐观。我们的谈话里洋溢着热烈团结的气氛。“潘池希拉”成了寒暄、问好、祝福的代用语。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语——“潘池希拉”，包括了一切！我们相见的时候彼此合起掌来，笑着说“潘池希拉”，就已说出了中印两国九亿多人民的全部愿望，说出了亚洲十四亿人民的全部愿望。

亚洲国家会议是在四月六日晚开幕的。宪法俱乐部的草场上，坐满了密密层层来宾。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的时候，花雨纷飞，欢声雷动，“印中友好万岁”，“印中人民是弟兄”的口号，在夹道欢迎的群众间，怒涛般地起伏着。我们在应接不暇的点头招手之中，好容易坐了下来，抬头望去，主席台上，在写着“亚洲国家会议万岁”，画着和平鸽的美丽辉煌的图案前面，坐满了穿着不同的五彩绚烂的东方服装的代表团长们。主席拉希米瓦拉·尼赫鲁夫人致了开幕词，又逐一介绍了十五个与会的亚洲国家代表团的团长，对每个代表团，会中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尤其在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走到台前的时候，真是万众欢腾！郭沫若的致词中，刚说到：“我代表中国六万万人民向印度和亚洲人民致敬……”底下的话，就被如雷的掌声吞没了。亚洲人民是如何地爱慕和崇敬中国人民啊！他们亲切地知道六万万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是一股强大的捍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力量。

会议日程是从四月七日开始的。

在金彩交辉的广大的会议厅里，各国代表的座位是按着英文字母次序排列的，中国代表坐在锡兰代表之后，日本代表之前。回头望去，一排排一行行的几百个肤色不同的脸上，都闪耀着热烈兴奋的眼光。亚洲国家会议的意义太重大了！这是自有历史以来，具有悠久优美的文化的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第一次团结在一起决定自己的前途。正如大会秘书印度辛格博士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今天，觉醒了的亚洲，再次充满了再度燃烧的活力。我们已经决定从现在起，我们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背着我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多少年来，广大的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的亚洲人民，在自己的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受尽了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过着极端贫困和落后的生活。

十四亿人民的心目中，还涌现着痛苦的记忆：一艘艘殖民者的军舰、商船，从海外开来，侵略者们像一群饿兽似地，咆哮跳跃着涌上了亚洲的土地，他们用枪刀炮火强迫这土地的主人们替他们开辟道路，建造楼屋，开石油矿，种橡胶园，亚洲人民在自己的码头上流着血汗替殖民主义者送走自己的宝藏；亚洲人民在自己开辟建造出来的、繁花似锦、芳草如茵的公园墙外，作了隔栏窥望的人。

这种非人的惨痛的生活，至终要结束了，亚洲人民觉醒了，站起来了。现在，有的亚洲国家已经得到了独立自主，有的也正在争取独立自主的路上走，这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使得十四亿亚洲人民觉悟到只有紧紧地团结起来，才能有力地反对帝国殖民主义，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拉希米瓦拉·尼赫鲁夫人说：“我们亚洲人比任何人都需要和平。我们大多数是刚刚开始重建我们的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了维护和平的道路。”

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是不甘心退却的，是不甘心让亚洲人民重建自己的家园的，他们在世界各地攫取军事基地，侵占我们的领土台湾，制造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企图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叙利亚的代表说得好：“我们要提醒大家说，新的帝国主义又在我们四围出现了。这所谓‘新’，也只是在形式方面……他们知道殖民地都要得到自由了，他们从前门被赶了出来，却想从后门溜进去。他们发明的新方法就是种种的军事同盟和条约。”

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说：“……对于美国好战分子的战争威胁，我们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退让的。我们要解放台湾，是为了祖国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

日本代表团团长松本治一郎说：“日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会亲身遭受了原子弹的实际灾难，而且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中又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必须阻止并粉碎仅仅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结成的军事联盟。我们必须取消亚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包括使用核子武器在内。”

各国代表们关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沉痛激昂的发言，真是太多了。拉希米瓦拉·尼赫鲁夫人的总结性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形式的殖民制度——公开或隐蔽的——必须滚蛋。”

短短五天的会期，匆匆就过去了。闭幕的这一天，来向主席团献花的几十个德里市的儿童，从十日早晨七时半就到了会场，一直等到十一时半。他们整

整齐地坐在后面座位上，低语微笑，毫无倦容。这些孩子们也知道这些来自亚洲各国的和平战士们，正为着大家，为着他们的幸福前途而作最大的努力，讨论的时间长一些，团结和平的基础更巩固一些，他们的幸福也会更大一些。

闭幕式在十一时半开始了，在这高大的厅堂里，真是“坐无隙地”！新闻记者席上更是挤满了屏息专注的记者，他们争先要把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所切望等待的消息传播出去。和平战士们登上主席台了，戴着白帽的、披着红衣的，一个一个走到台前，朗读出主席团提出的决议案，在极度兴奋热烈的气氛中，与会者以如雷的不断的掌声，一致通过了十六项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问题的决议和宗教界的呼吁书。在通过关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台湾应还归中国，美军必须撤出台湾等决议的时候，都是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最后有几十位德里市的妇女和儿童，向主席团献花致敬。久待的德里的儿童们，这时笑容满面，在母亲们教师们的推拥之下，抱着鲜花和泥制的玩具，鱼贯地走上台去。当他们被举到桌上和主席团拥抱的时候，全场成了一片欢呼的海洋！

主席宣告了会议闭幕，全体再度热烈鼓掌，离座后代表们又纷纷互相祝贺，互相拥抱，大家高兴得流

下了热泪。许多参加过其他国际会议的代表们，都欢欣赞叹地说，像亚洲国家会议这样，在短短的五天之中，通过了这许多明确有力的决议，精神的融洽，成就的巨大，是从来所未有的。

大会结束发，个人和团体间的接触，又频繁了起来。我们这些到过印度的人们，索性连旅行参观的机会也牺牲了。在旅馆，在人家，在茶会里、酒会里、汽车上、机场上，清晨，夜半，我们同印度和其他国家来的旧友如日本、锡兰……三五个人以至十几个人欢聚在一起，谈着过去，谈着将来，我们都觉得和平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在扩大，和平的浪潮在汹涌澎湃，遍及四海！我们乐观，我们高兴，但是我们也互相叮咛提醒说，战争贩子是不甘于失败的，我们越成功，他们就越愤怒越疯狂，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加倍努力。

谈到社交接触，中国代表团和印度及其他的代表团之间，以及和印度人民之间，大小总在七十七次以上——个别的往来还不在于内——最大的场面是市政委员会广场和甘地广场前举行的两次群众大会。入场和上台时，中国代表团都受到极度热烈的欢迎。我们挂着重叠的花环，受着浓密的圣水，望着四围攒

动的热情的脸，我们更加体会到中印友好的巨大力量，正在增长的和平的力量。

我们都分别地受到印度文艺界、妇女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等的招待，全体代表并受到印度国会议员团体的招待。在这些招待会上，我们会到了许多到过中国的人士，以及将要来中国访问的人士，我们的谈话，分外地亲切而热烈。我们都感到中印两国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宣言，使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又跃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像约旦代表在发言中所提到的：“我们认为一个强盛独立的印度，和充分发展的自由的中国，是我们自由与安全的脊骨，也是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幸福的保障。”我们两国人民要永远和亚洲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贡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

四月二十二日夜，我们又在星光下起飞。摩抚着颈上的花环，下望着机场上挥手的群众，我们没有“黯然魂消”，心头却充满了喜悦。人民间的友好与团结，使得世界越来越缩小了，我们的“再见”是很容易的，让我们在保卫和平的工作上更加努力吧。

再见了，美丽的印度！再见了，和平的印度人民！
中印友好万岁！

“潘池希拉”万岁！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本篇曾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好 妈 妈

今天一早，小弟和小妹就把我吵醒了，小弟说小妹拿了他的袜子，小妹说小弟穿了她的衣服，两个人站在床上，乱拉乱扯的，把衣服都甩在地下了。我急得直喊：“妈妈，您快来吧，他们又吵呢，星期日早上也不让人多睡一会儿！”

爸爸从外屋进来了，轻轻地说：“别吵了，妈妈做着饭呢，你们总不让妈妈安静一会儿。”爸爸一面说一面就帮他们穿衣服，又把他们带了出去。

我又往被窝里一缩，使劲闭上眼，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我想起我今天下午还要过队日呢，不知道妈妈把我的那件衣服洗好了没有？我的功课还拉下了许多，今天上午一定做不完。星期日总是我最忙的日子！

我越想越睡不着，赶紧穿衣服起来，把被窝往后一推，忙忙地出去梳头洗脸，从桌上拿起早饭就吃，一边问妈妈：“昨天我脱下来的那件制服，您给我洗

了没有？我今天下午过队日要穿。”

妈妈正在收拾屋子，听我这末一问就愣了一下，说：“你那件衣服不是刚换的么？怎么又弄脏了？”

我急了，说：“换倒是刚换了的，可是袖子上让同学给弄上了些墨水，昨天晚上我脱下来，忘了告诉您了。反正我今天不能穿它去，多难看呀！”

妈妈叹口气说：“好吧，等我完了事，赶着给你洗，可是不一定干得了——你怎么又过队日了？我今天下午有事，还指着你给我看小弟小妹呢。”

我瞪着眼摇着头说：“不行，过队日不能不去！每星期日您总是有事，可是我也有我的事呀。您做事就是没有计划，老师说了，我们应该懂得怎样分配时间，凡是按着计划安排好，就不会忙了，我劝您以后也得订一下计划！”

爸爸走过来说：“你叫妈妈怎么订计划呀？你的衣服刚穿上就弄脏了，早也不告诉妈妈，今天过队日也不早告诉妈妈！”

我没有答话，丢下饭碗就到里屋去了，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作点功课，下午就没有工夫了。

进屋一看，小弟和小妹正在翻我的书包呢，他们把我的书本呀，铅笔盒儿什么的，都拉出来了。我连忙把他们推开，把书本整理一下，发现我那本算术不见了，我急得又喊：“妈妈您看他们多讨厌，尽动我

的东西，把我的那本算术也弄没啦！”妈妈走进来说：“你那本算术是你自己放在桌上的，我给收在抽屉里了。你自个的书总不归着好，书包也不挂起来，还老说小弟小妹动你的东西！”

这时候小弟和小妹已经溜到外屋，爸爸把他们带到外面玩去了。

我气呼呼地从抽屉里翻出那本算术来，想坐下来作几道习题，可是桌上堆得满满的，什么茶杯啦，热水瓶啦，书啦，一点地方都没有！

乱，乱，真是乱死了！妈妈整天抓起这个，扔下那个，也不知道忙些什么，家里总是乱七八糟的！我就是佩服隔壁的李大娘，她家里总是整整齐齐的，李永珍身上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家还多呢，人家李大娘怎么一点也不乱呢。

我想：我到李家作功课去吧，她们那里总是清静的，孩子们也不闹，李大爷喜欢我们，总和我们大说大笑的，永珍也会帮助我。我一边想着，一边就拿起书本往李家跑。

我一走进李家门，看见他们屋里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永珍的姐姐永瑛是个中学生，今天也在家，正在抹桌子，永珍带着她的小弟小妹正在书桌上画画呢。李大爷和李大娘在里屋换着衣服，仿佛要出门去。李大娘看见我就笑着说：“早呀，小琴真是

好学生，星期日还用功。你妈妈做什么呢？”我说：“我妈妈忙着收拾屋子呢，您这么早就出门呀？”李大娘说：“可不是，永珍她们说今天早场的电影好，你李大爷一早去买了票，说陪我去看。我说星期日家里人多事多，我就不去吧，可是他们一定要让我去。”李大爷笑着说：“人多就应该事少。本来星期日都应该休息嘛，我们工人星期日不上班，学生们星期日也不上课，只有你们家庭妇女，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李大爷回头又对永瑛笑着说：“你平常还总写信回家说‘亲爱的妈妈，那双新鞋子做好了没有？星期日我要带走，我的鞋子又破了。’要不然就说：‘亲爱的妈妈，我想吃饺子，这个星期日您给我预备点饺子吧。’好像在星期日我们都休息的时候，你们亲爱的妈妈就得加班似的，对不对？”

永瑛笑着说：“不对，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让妈妈给我做鞋子了，我自己会做了！”永珍也笑着说：“不对，现在每天我们总是帮妈妈做事了！”李小弟和李小妹也跟着笑嘻嘻地说：“不对，不对，我们都乖了，都不闹了，都不要跟妈妈出门了。”李大爷说：“这就对了，你们不但在学校里要做好学生、好队员，在家里也要做个好孩子，这样才……”李大娘赶紧接着说：“她们现在可真都会帮忙啦，你也不必尽着说了。”永瑛和永珍都笑了说：“好了，亲爱的妈妈，你

们快走吧，回头把电影也误了！”李大娘站起来说：“那我们就走啦，今天中午就吃炸酱面吧，肉和酱都在柜里呢。”永瑛笑说：“知道了，我们一定误不了，您中午回来准有面吃。”李大爷笑着就跟在李大娘后面出去了，李小弟和李小妹追出门外，笑着喊：“妈妈，再见！”

他们刚走出去，永瑛就问永珍：“昨晚上换下的那一堆脏衣服，妈都藏在哪儿去啦！趁早上没事拿给我洗了吧。”永珍说：“妈洗啦，你每星期才回来一天半天的，叫你休息休息，或者做上一点功课，那些衣服她明天有空洗，不让你洗呢。”永瑛说：“我的功课都做完了，替妈妈劳动，本是在我的计划里面的，一点也不耽误我的事。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和你们谈话，也就是休息了。”永珍就进屋去，抱出一堆衣服来，永瑛就坐在屋角那边去洗。

这时候，永珍拉我在书桌边坐下，问我要温习什么。我说我要做算术习题，问她要不要和我一块儿做。永珍说：“我的算术习题都做完了，不过我可以帮助你。”说着她又从炉子上拿下烧着的烙铁来，一面熨着她自己下午过队日穿的衣服，一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低着头做算术习题，心里却翻腾得厉害，耳朵里只听见永瑛洗衣服嚓嚓的声音，和永珍熨衣服嗤

嗑的声音，这时屋里安静极了。我心里想：“我平常总是拿大娘和妈妈比，觉得李大娘比妈妈能干得多，今天才知道永瑛和永珍还替她们的妈妈做了这么多的事！现在永珍的妈妈出去看电影去了，而我的妈妈还在给我赶着洗衣服呢！”

我越想越坐不住，站起来就要走。永瑛叫住我说：“今天下午在你们家里开家属委员会，你又不在家，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就请陈大娘告诉我一声吧。”

我说：“我妈妈只说下午有事，并没有告诉我是家属委员会在家里开会，她本来叫我替她看着小弟和小妹，这样您就替我们看着吧。”

永瑛说：“陈大娘刚选上家属委员会的副主席，你不知道吗？她可积极啦！这些日子为着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啦，爱国卫生运动啦，一天到晚地忙，我妈妈说我们都得帮她点忙，别让她累坏了。”

我拿起书就往家跑，妈妈正要替我洗那件衣服呢，我连忙把衣服拿过来说：“您不用洗了，这件衣服我还可以穿。还有，您下午开会忙，我已经托了李永瑛替我看小弟小妹了，您放心吧！”说着我就跑进里屋去，急急忙忙地把床上的被窝都好好地叠起来，把桌子上的东西都归着好了，正要出来拿扫帚扫地，抬头看见妈妈正站在门口看着我呢，她满脸是惊讶高兴的笑容，说：“小琴，你今天怎么这样勤快呀？”

我反而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低着头说：“从今起我要天天帮您做事了，好——妈——妈。”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5 年 7 月 1 日第 13 期、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作家出版社 1960 年 4 月初版。）

一 人 一 篇

对于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似乎不必再强调为少年儿童写作的重要了。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下手，我们要怎样的来推动“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运动。

我们常常很抱愧很谦虚的说：“我们文学的发展，直到今天，还大大的落后于我们国家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文学发展的实情，而在儿童之学的发展方面，我们尤其是惊人的落后！

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工作上，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广大的工农阶级比较起来，真是望尘莫及！

我们国家对于儿童文化生活的照顾和关怀日益增多。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科学站、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儿童文化馆、儿童书店、少年儿童出版社……雨后春笋似的，在国内各个角落里成立起来了。但在这许多“美轮美奂”的建筑物里，坐满了又饥又渴的一亿二千万的少年儿童，他们焦灼的伸出

手向作家要求精神食粮。

这种情形不能再容忍了。儿童们已经嚷破了喉咙，他们有的已经涌出这些建筑物外面来“饮鸩止渴”了！

听听社会上对于我们的批评和指责吧：“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们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为什么某些作家会感到为我国的少年儿童写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

对于这些话，我们能作什么解释？能有什么答辩？这都是事实。我们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用我们的创作证实我们这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队伍，是怎样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队伍。

许多作家朋友们谈起为儿童写作的困难，总是强调说：“我们没有生活呀！”“我们不熟悉儿童的语言呀！”“儿童文学要很好的作家才写得出呀！”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总猜不透他们是“谦抑”还是“骄傲”，是“虚心”还是“心虚”。

我这话也许说的太重一点，但是，以上的这些“不为儿童写作”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哪里找不到儿童？我们根

本到处都是游泛于儿童的海洋之中。我们自己家里没有孩子，街坊家里还有孩子；街坊家里没有孩子，路上还有孩子。我们若是走到托儿所，小学校，少年之家去，那里的孩子还数得清么？

实际的情形是：我们并不热爱他们，并不想去和他们接触。

所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去“体验”这个“生活”？

至于说“不熟悉儿童的语言”，那也是“似是而非”，甚至于“强词夺理”的说法。我们并没有先学说小孩话，才做父母的，也没有先学说小孩话，才做老师的，也没有先学说小孩话，才同儿童谈话的。由此可见，创作上的语言问题也不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而且——这并不是笑话——我们都是儿童“出身”的，我们都是先“熟悉”了，“惯用”了儿童的语言，才“熟悉”大人的语言的。

至于说“儿童文学，要很好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恐怕是太客气了！谁又真是“很好的作家”？只要你提起笔来的时候，想象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或是几个红红的脸，短短的头发，睁着圆圆的渴望的眼睛，嘴边挂着兴奋的微笑的孩子，那么你笔下写出来的，

不论是小说，诗歌，剧本，散文……就有可能成为很好的儿童文学。

假如在你想象的幻境中，还觉得有一只肥胖的小臂，搂住你的脖子，蓬松的短发，拂到你的脸上，你闻得见那又嫩软又粗糙的皮肤上的太阳的香气，那你笔下流淌出来的，就有可能成为很好很好的儿童文学！

我们大家都来试试看吧。

我们应向工人阶级学习，来个“劳动竞赛”。

在我们这些人里，不论是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剧本的，写散文的，写评论的……从事创作的或从事翻译的……我们都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每人写出一篇，作为新中国的作家们，向新中国一亿两千万少年儿童的“新年献礼”。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以前，再写出一篇，作为我们给儿童们的“儿童节献礼”。假如我们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每人都写出一篇，那么，我想这千百篇长长短短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使我们的“望眼欲穿”的小读者们眉开眼笑了。

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的。一首儿歌、一段旅行游记、一则民间故事、一篇翻译的外国童话、一段寓言，或是一篇小说、一个短剧、一个历史人物传记，……总而言之，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选择的是什么题

材，只要是认真“为儿童写的”，那无疑的，对于整个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都是有贡献的。

我们广大的专业和业余作家的笔杆挥动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千千万万的父母们，老师们，辅导员们……闻风而起，兴奋踊跃的来加入我们这光荣而愉快的劳动的。

我似乎已经听到我们一亿两千万小读者的雷动的欢声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1月8日第11期。）

访 日 观 感

今年八月里，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去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并慰问日本的原子弹受害者。在日本逗留的十八天之中，我会见了许多旧识的日本朋友，接触了更多的日本人民。寒暄以后，他们总是要我说说我这次访日的观感。对于旧地重游的日本，我真是感想太多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今天日本人民生活处境的痛苦。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在美国军队的占领下，丧失了独立，国土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国民的基本人权也遭了蹂躏。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同志所说的：“在这样情况下，只要回忆到解放前的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同志和朋友是能够完全理解日本国民的痛苦的。”

可是，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在日本有着愈来愈多的人，已明确地、坚决地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和平和独立的道路。他们要求改变半被占领的状态，他们

反对把日本变为外国的军事基地并驱使日本人民充当未来侵略战争炮灰的阴谋，他们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他们迫切要求和世界各国恢复正常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紧邻——中国和苏联。他们迫切要求解除“禁运”，他们要利用他们精巧的工业出品，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和他们的邻邦——拥有六万万人口的中国进行互利的贸易，来改善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他们要和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巩固地结合起来，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努力。

谈到现在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必看长篇大论的新闻杂志，就是我们在闲叙家常，或是匆促的行旅中，一两句话，一两件小事，我们就能够完全了解日本人民的痛苦！

我们所经过的机场，如羽田、福冈、伊丹、岩国等机场，同时也都是美国空军基地。候机室里，都有美国军人出出进进，机场上有美国兵士在忙碌地操作。我特别注意到在伊丹机场外，汽车走出多远，街上两旁还是挂着英文招牌的专为美军开设的酒馆、舞厅、商店，还有几家当铺！同时，离此不远，也就有“反对扩大美空军基地”和“美国佬滚回去”的大、小、横、直的标语。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不？在我们粮

食不能自给的时候，我们农民的田地，却一块一块地被削小下去。说起你都不会相信，八百多处美军基地布满了日本国土，你看见这两天报纸上报道的东京砂川町人民反对扩大立川美空军基地的斗争吧？人民不会屈服的，那是他们的生死关头呵！”

在一个晚餐会上，只是几个很熟的朋友在座谈。谈到我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我的一位日本同学忽然问我说：“你纳税不？”她把我问糊涂了。她苦笑着说：“你多么幸运，你几乎不懂得纳税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这里，甚么都有税，税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吃过饭，我们谢过主人，主人却递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回来打开一看，原来刚才是《妇人画报》主持的座谈会，我们的谈话都有人笔记下来，准备发表的。这信封里的一万元日币，是送给我们的酬谢。单据上写的——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元，那一千七百六十元就付了“税”。

在汽车上，向两旁眺望的时候，一位招待我们的日本朋友问我说：“你觉得我们日本妇女的服装比从前讲究了不？”我笑着点头说是。她惨淡地笑了一笑，说：“这不是因为生活改善了，这是与‘卖春’问题

有关呀！”当我惊讶地注视她的时候，她说：“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农村的穷困，工商业的倒闭，逼得成千上万的日本妇女，走上‘卖春’的道路。据说仅是东京一个城市，就有几十万个娼妓，这是多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一位曾在我东京家里帮忙的日本保姆，在夜里十一点到旅馆来看我。她极其亲切地问起我的孩子们学习的情况，她还叹一口气说：“您的负担也不轻吧，大学和高等学校里要花许多钱呵。”我笑着说：“告诉你也高兴高兴，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轻松过！我的孩子们在大学和高中学习，我只替她们交每月的饭费。那些家庭贫苦一些，交不起饭费的大学生，国家还是要补助的……”她沉默了一会，说：“我的那个大孩子该上高等学校了，私立学校的学费太贵了，他去报名的时候，学校方面根本就劝他不必来考；可是公立学校也得花许多钱。他对我哭，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自从父亲死了，你就为我们辛苦了这许多年，如今为我读书，你又得黑夜白日加倍地操作。我想我不读书吧，我将来的就业又成问题。’我们的生活……”她说不下去了。我抚着她的肩膀，也不知道说甚么好。过了一会，她默默地擦了眼泪，带起我送她的一只和平鸽的别针，留下了一张她和

两个孩子的相片，对我深深地鞠躬道别。我送她出去，望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深沉的黑夜之中……

这种使人难过的小故事，是写不完的。让我们谈谈广大的日本人民，从苦痛的经验里，觉悟奋发，充满着信心前进的精神吧！

从东京大学回到旅馆去的车上，那位陪我的日本青年，满面笑容地问我：“谢先生，您觉得我们青年改变了不？进步了不？”我说：“别的还没有看出来，不过今天会场里女同学发问的比从前多多了，她们不是争着举手么？”他笑了，说：“正是这样！告诉您，在日本的和平运动里，青年和妇女，是两支强大的生力军。没有他们，这运动是不会这样广泛而深入的。从前我们常常陷于苦闷，悲观，女同学们也是羞怯、胆小。现在我们不那样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斗，我们是世界上保卫和平的大队伍中的一小队。‘团结就是力量’，你们常常唱那一支歌，是不是？”晚霞照在他的脸上，我永远忘不了那异常可爱的、充满了力量的笑容！这笑容，几十年来，我在中国不断地看到，就是在日本，也不是第一次看见！

在地下室的食堂里，我们等着上楼开会。几位青年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一位男学生指着一位女学生

说：“她不好意思自己对您说，她是一个很好的歌手。我们正在提倡一种歌声运动，我们到农村，到工厂，到学校里去，我们和大家在一起唱歌。有的是原有的歌曲，有的是我们新编的，我们把自己的痛苦、快乐和希望，一齐高唱了出来……希望您有机会听我们的歌唱。”

我在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东京大会上，听到了这“歌声”了！那是一千多人的大合唱。他们唱的是《青年进行曲》、《幸福生活之歌》，和其他别的歌曲。这些歌曲雄壮、活泼，和我从前在日本常听见的“缠绵悱恻”的调子，大不相同。日本广大人民振奋起来了！

在广岛车站上，我们正向送行的人们纷纷道别，忽然人群的波浪两边分开，三四个年轻的姑娘，挤上前来，紧紧地拉住我们的手。这些带病负伤，一向羞在人前“抛头露面”的原子弹受害者，当天早晨，坐在我们对面，还在低头啜泣，如今居然赶到这“人海”中来，使我大受感动！

火车开动了，她们才从车窗外放松了我们的手，向我们挥动沾满了热泪的手巾，一面喊着说：“我们一定会记住的，我们要勇敢地活下去，要永远为和平而坚持斗争下去的呀！”

我们也一定会记住，而且会永远记住在艰苦的环境里为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日本人民。

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是一定会胜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5 年 9 月 27 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广岛——控诉的城市

八月十九日下午，我们从岩国坐小汽车到了广岛。

我们在一星期以前，已经在长崎看到了教堂、医院、学校……的颓垣断壁，看到了在几撮、几片的建筑物周围的，宽广荒凉的，清理过的瓦砾场。我们在长崎、大阪、东京的大会内外，都曾会见了原子灾害的受难者。十年过去了，日本人民不断地辛勤劳动，仍然没有能够掩盖起这一大片废墟！十年过去了，万千受伤者的血和泪仍在不断地涓涓地流！这人间地狱的惨状，已经引起我们对于原子狂人们的无比愤怒。对于我们即将到达的广岛市，我是以万分沉重的心情来迎接的。

进入广岛市了，路旁是矮小稀疏的树木，炎风卷起了干灼的尘土，在黄尘扑面之中，汽车开到新广岛饭店的门前，门前站满了举旗欢迎的群众。我们接过花束，和欢迎者握手之后，立刻就到广岛死难者的慰灵碑前去，这慰灵碑好像马鞍的样子，——据说是

日本古代形式——下面一块方石，底下存放着二十四万以上死难者的名字。石上刻着说：“安息吧，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了。”我们敬肃地献上花圈，默立了一会。望着石上的刻词，不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是原子狂人的罪恶，造成了这一场空前的惨剧，我们应当说：“安息吧，我们决不让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了！”

从碑下退出，我们就到广岛红十字医院，慰问受原子灾害的病人。

十年过去了，除了十年前八月六日晨八时十五分，第一颗大规模杀人武器原子弹爆炸之下，立即炸死的二十四万人之外，当时还有重伤者五万一千多人，轻伤者十万五千多人。十年之中，伤者因无力治疗，无法治疗，陆续死去的还不知有多少。现在住院的不过是极少数的伤者，以及十年之后在这被炸的城市的健康居民中忽然发现的一种败血症患者。患败血症者每日增加，使得十年前幸免于伤亡的人们，心里恐慌得很，有的人便回避身体检查，他们唯恐查出病来，不但自己忧虑，家人悲伤，而最切身的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立时就没有办法了！

作为一个慰问者，我是准备沉着稳定的心情，去接触呻吟痛苦的病人的，而当我站在他们床前，同他们握手谈话的时候，往往止不住自己的热泪！最使我

难过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人，在被炸的时候，她背着一个孩子，这天真无知的孩子，被烧死在她身上，除了孩子替她所覆盖的地方之外，她的背上，肩上，臂上，腿上，布满了斑斑的伤痕！因为要养活幸存的三个孩子，她挣扎工作了八九年，最近因为实在不能再支撑下去，才在群众的支援下，入了医院。她把头埋在枕里，痛哭失声，只伸出手来，和我紧紧地把握。我说：“你放心疗养，勇敢地支持下去，活下去吧！因着你们的痛苦，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眼睛已经明亮了，他们已经坚决地站了起来，一定要从世界上消灭这万恶的原子武器。你们不是孤苦无告的，有中国六亿人民，和全世界亿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关心你们，鼓励你们，安慰你们，十年来黑暗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安心疗养吧！”因着情感的激动，我这几句话不是连续着说下去的，我们的手也把握得更紧了——是的，为和平而斗争的中日两国人民，是永远并肩携手勇敢前进的，我们紧握的手是永不分开的！

我们还慰问了其他的几个病人，有的是年轻的大姑娘，为着不显出病容，脸上还略施脂粉；有的是十几岁的孩子，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这些都是在十年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病的人，他们对于

自己的前途有着深重的忧虑，但是因为“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广岛的召开，使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上千的和平代表从日本各地、世界各国涌到这曾是“火海”的城市里来，慰问了他们，关怀着他们，同他们说这禁止原子武器的运动正受着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这运动正在一天一天地扩大……这一切都使年轻的病人们，得到了无限的安慰和勇气。

出了病室，院长带我们到医院楼顶的凉台上，他指点给我们看，说台下医院大门内的院子里，十年前被炸后的头几天曾经挤满了上千盈万的受伤的人，因为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也牺牲过半，治疗的工作不能迅速进行，因此从这院子里每天要抬出成千成百具的尸首。他还带我们走到楼上一角的大屋子，是受震损坏后不曾修理的，钢铁的窗架都弯曲着，而这所医院还不过是九所医院中受害最轻的一所，其他如本市的八十六所大小学校和图书馆，被炸后只剩下十九所还有使用的可能，原子狂人毁伤文化的罪恶，真是使人切齿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在医院楼下参加的原子受难者的座谈会。门字形的桌边，坐满了双目失明的、断臂的、脸上身上创痕斑斑的老老少少。他们愤怒地控诉着原子弹给予他们的说不尽的痛苦，它摧

毁了他们的家庭，杀害了他们的亲人，造成了他们的残废，十年之中他们过着悠长的悲惨非人的生活……每个人述说自己切身痛苦的时候，或是始而冷静，终而呜咽；或是酸泪盈眸，时断时续；或是开始说了几句，就掩面泣不成声。西下的骄阳，穿过高大的窗户，投射在这厅堂里，投射在这些畏避阳光的受害者的身上，使我们感觉到一种沸腾的愤激情绪。但是他们终于镇定下来了，代表们的发言，像海外吹来的清凉和平的风，使他们得到了希望和安慰。他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要求和平，要求禁止原子武器，这正义的愿望是一定而且必须达到的。十年来第一次从他们充满了创痕的脸上出现了微笑；深陷的眼眶里，也似乎发出了希望的光辉。提到中国人民寄给他们的五万元的救济费，他们重新又涌出感激的热泪。对中国人民伟大的宽大胸怀，受难者和日本人民都再三向我们表示敬佩与感谢。

当天晚上，广岛人民在我们所住的新广岛旅馆的礼堂里为我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台上挂着“欢迎中国和平使节团”，和“加强中日间的交流”，“感谢爱的援助”，“以和平与友谊把广岛与北京连系起来”等等的标语。因为照顾到我们旅行的辛苦，会上只有发言、献礼和献花，时间虽然很短，而我们从台上下望，看到几百群众的热情感激的眼光，和平与

友谊已经把北京和广岛连系起来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日上午，我们又分组出发慰问。车中外望，在烧毁的四百万坪的土地上，经过了劳动人民的十年努力，虽然已经营建起若干高大的楼屋，长宽的桥梁，但是在远远的四围山色之中，广岛市仍有点像“绿洲中的沙漠”，尤其是爆炸中心地带，没有葱茏的树木，几条大街，延伸在宽广焦黄的大地上，使人有荒凉的感觉。

我们几个人访问了明成园盲童收养所，这所里有三位保姆，是原子弹轰炸下的受伤者，现在仍有两位在所里服务，一位在学西裁，她们都来和我们谈话。十年以前，她们正是二八年华，对于自己的前途，曾寄存着一般少女的理想和幻想。她们憧憬着和平幸福的生活，美满的婚姻，天使般的儿女。如今她们坐在我的对面，低着头，摩抚着双臂上紫红扭曲的伤痕，在不断的幽咽之中，述说着十年前天外飞来的灾祸：镜中看到自己脸上的创瘢，使她们从痛苦昏迷中醒来时节，起了说不出的惊骇，她们悲愤，她们羞愧，那时的直觉是恨不得立刻死去，但是为着一家人的生活，又只得挣扎着支持下来。这重大的打击，使她们觉得一切美梦都粉碎了，丑陋病弱的身体，断送了一生的幸福，顽强的学习和艰苦的工作，也成为不可能。她们拖着创痛的身躯，沉郁的心情，度过了这三

千六百五十昼夜……

我紧紧地握着她们的手，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些女孩子的心情，我说：“你们为什么为脸上臂上的瘢痕感到羞愧呢？这巨大的不幸，是原子狂人所造成的，你们把写在你们身上的血淋淋的罪行，呈露在全世界正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眼前，使世界人民看到铁一般的罪恶事实，激起他们的义愤，使他们团结起来向原子狂人作英勇的斗争，效果是极大的。你们没有看见在每个大会上，你们的控诉使几千个代表受了多大的激动？我只觉得你们是勇敢的走在争取和平的队伍前面的尖兵。我们的队伍是强大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平一定会胜利的，勇敢地活下去吧！”

下午两点五十分，我们乘火车离开广岛，在车站上纷纷道别之顷，忽然送行的人群两边分开了，跑来几个年轻的姑娘们，就是今天早晨同我谈话的，她们紧紧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车上。车慢慢开动了，她们说：“谢先生，我们一定会勇敢地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她们仍然忍不住哭了，但是她们泪痕满面的脸上射出勇敢、坚定的光芒。

在火车上我展开了一张纸，是一位日本朋友递给我的、一首英译的、没有署名的日本诗人写的诗，题目是《我们找到了力量》：

你在清晨溜窜了进来，
来破坏，来屠杀，
来把我们烧成焦炭，
来伤残，来杀害！
一刹那间——
几千年的劳动的汗、希望和梦想，
变成了尸山血海
和无尽无休的痛苦。

这几年来，
你恶魔一般地站立着，
不住地夸张、恐吓，
在人类的血肉上，
传布你有毒的猖狂。

我们单独地
屈伏了
吓倒了。

但是，现在
我们是数不清的亿万的人，
而在你火焰的后面

只有忙着点数金钱的几个……

团结起来，
我们有力量去摧毁这个恶魔，
把它的爪变成仁爱的手
来为人类服务！

今天，在这里
让我们宣誓：
我们要做那从未做过的，
去安慰生存者，残废者
和死者的焦枯的记忆，
要把它宣布为非法的
“原子弹，这个恶魔！”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5年9月27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值得同情的遭遇

——印度影片《流浪者》观后

《流浪者》的制作人、导演兼主角演员拉兹·卡普尔说：“几世纪来，印度的社会制度一直遭受着种姓制度的灾害，过去一代代的人民，只因为他们生于种姓低的家庭，以致被宣告不适于从事较上流的职业。此外，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英国统治者更把这些部落宣布为‘犯罪的部落’，并认为出生在这些部落的男女孩子，都是当然的潜在的罪犯。”卡普尔根据作家克·阿巴斯的作品拍摄了影片《流浪者》，反驳这种错误的见解，他说：“影片带来的是伟大的社会的普遍真理的声音——‘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不是血统，而是环境’。”

看了《流浪者》以后，我深深地承认这部影片是能紧紧抓住人们的思想的，而且就技术方面来说，也

可以算是印度电影中一部最复杂最完善的作品。

一个被所谓“上流社会”家庭所遗弃的男孩子的命运，博得了观众无限的激动与同情。和他的二十几年痛苦流离的生活发生着关系的，除了他的顽固、残忍、伪善的法官父亲拉贡纳特，和被他的法官父亲根据“贼的儿子一定是贼”的谬论，判成罪人，逼成强盗的扎卡，以及他的纯洁、热情、富有正义感的女友丽达之外，就是他的善良、懦弱、值得我们同情的母亲，里列。

她是这部影片里最值得同情的牺牲者，虽然她并不是主角。

从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在礼教压迫下的旧社会的贤妻良母怎样地被欺压，被折磨，以至于被杀害；可是她直到万分痛苦的临终，还没有怀恨她的顽固、残忍的丈夫，她还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到她丈夫走到她床前，向她道歉，请她原谅的时候，她就惊喜过望地“安心”死去！看，这吃人的礼教，把一个应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反抗的精神的女性，管束成这样驯懦的一个“贤妻”！我们看到这里，能不引起心头的愤激么？能不同意她的儿子拉兹愤怒地说：“就是他折磨了我母亲一生，让我们母子遭了多少苦难，我不用他原谅我，他应该来求我们原谅他。”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的这些话么？

里列，这个善良的妻子，是一直热爱她的丈夫，倚靠她的丈夫，而且是十分惧怕她的丈夫的。她从强盗那里被释放了回来，她不敢向她丈夫诉说一切，只含糊地、几乎近于讨好地说：“有你的爱情保护着，谁也不敢害我！”当她自己对她丈夫所说的“好人的儿子是好人，贼的儿子就一定是贼”的这句荒谬的话，起了疑问的时候，也不敢放胆地和她的丈夫讨论下去。这一切，是她悲剧命运的起点。

当她丈夫听信了人们的流言蜚语，为着保护他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极端自私而忍心地把她在临产的痛苦中、在暴风雨之夜、抛掷到街上去的时候，她也只有软弱的哀求和哭泣。

此后，她在极其穷困屈辱的环境里，还千辛万苦地把她“相依为命”的孩子拉兹，打扮得像个“小姑娘”，要他读书，要他像他爸爸“长大做个法官”，在她的思想意识里，她是同意她丈夫的说的。

但是里列决不是一个毫无刚性的女人，她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当她被强盗掳去的时候，她毫不恐惧地骂他们：“你们真不知羞耻！”当扎卡被警察追捕、躲进她家里的时候，她充满了愤怒地喊：“你马上给我出去，我家里不能藏你这样的人！”“你败坏了我的名誉又害了我的儿子，你出去，你马上给我出去！”这时候，她是多么勇敢啊！

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是得到了她儿子的尊敬与热爱的，为着她的病，孤苦无告的小拉兹被逼走上了偷窃的道路，但是十几年来，他总是不敢告诉他母亲这“供养”的来源。当拉兹梦见强暴的扎卡持刀威胁他继续杀人放火的时候，他挣扎醒来，喊着跑向母亲的房间，搂住他的母亲呜咽着说：“妈，我再也不去偷了……让人们见了你都说你的儿子是个好人！”“妈，你相信吗？妈，我对不起你，我在你面前多么难过呀！我一定学好！我去做工！”后来当连做工的路子也被堵塞、拉兹极其颓丧地感到“我一个人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他的热情忠实的女友丽达对他说：“你并不是一个人，拉兹，有你母亲和我帮助你。”

虽然里列在见了她丈夫一面之后，就“安心”地死去，而观众的感情却是不能平静的。写剧者通过狱中的拉兹，痛哭流涕地说：“我哭，我哭我的父亲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我哭我的母亲因为他一生受了多少苦难！”

她一生所忍受的这些苦难，就是那个社会，所加在她身上心上的重重枷锁啊！

《流浪者》这部影片，除了动人的主题，成功的扮演，曲折的故事情节，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以及优美的音乐、歌唱与舞蹈之外，它还有一种特色，就

是：它是多种多样的印度影片的总和，它是神话片，歌舞片，音乐片，惊险片，爱情故事片，喜剧片错杂相间，而用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问题来贯穿起来的。中国的广大人民会以热情的欣赏来迎接这部有着浓厚民族色彩的印度影片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5 年 10 月 22 日。）

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自从今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之后，作家们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大家的注意力一时都转向一个文学领域内的“冷门”，大家才发现这“冷门”的后面，拥挤着又饥又渴，焦急喧哗的一亿两千万的新中国儿童！这些“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者”们，应当得到我们最先的关怀和重视的，这几年来却一直被“冷淡”，被“轻视”着！这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现在，一般的情况是大大的好转了，各文艺刊物，各出版社，都大张旗鼓的呼吁为儿童写作，订出版儿童书籍的计划，许多作家也都准备“为儿童写作”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是加强了，作为少年儿童文学作家的我，不能不感到万分的感激和欣慰。

我们作家朋友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有着很高的

思想水平，很好的艺术技巧，他们甚至于感到自己的孩子们没有书可看，但是当我们向他们请求“为儿童写作”的时候，他们似乎总觉得很困难。觉得儿童的玩艺不太好搞。其实，虽然少年儿童文学有它的特殊性，而从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来说，要熟练地、成功地掌握它是不会十分困难的。

少年儿童文学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方面很不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剧本，写散文……的作家，都可以为儿童写作，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在边疆……体验生活的作家们也可以为儿童写作；因为儿童所要求的不只是“从家庭到学校，学校到家庭”的哑铃式的作品，他们对于勘察地质，开辟边疆，兴修水利，种植森林，修建铁道，巩固国防……都感到强烈的兴趣。

所以，在“形式是自由的，材料是丰富的，技巧是现成的”条件之下，作家们所需要的只是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只要我们是想象着我们是对一群儿童说话，我们自然就会写出适合于儿童阅读的文字来。

我总觉得，“劝进”的话都被大家说尽了，现在我们也不必彼此说服，而是大家应该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切身的痛苦的经验。我们每次出国去，人家总要请我们谈谈“新中国的成就”，

因为世界上各角落的人民，都在羡慕着我们的成就。因为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和我谈话的时候，总要我报告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他们还迫切的要翻译新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品，但我们的成就是微小的，我们的队伍是薄弱的，我们的“代表作”，说来说去还只是一九五四年儿童文艺评奖大会上得奖的那几篇。至于人家问到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不必多说了，这痛苦和惭愧，让我自己去承担，去忏悔吧！

最后，我只重复一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我们应该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读书月报》1955年10月24日第4期。）

日本纪行

太平洋上的水平靖得很，碧绿得很，从机窗中下望，竟然看得见水面的泡沫和涟漪。

离开日本三四年了，在祖国和平兴奋的日子里，我常常惦念着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和平、自由而斗争的日本人民。这次因为参加了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能够重到日本，去赴世界性的大会，并慰问遭受原子弹灾害的日本人民，我的快乐兴奋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好容易在海面上看到了青青的陆地。过不多时，羽田飞机场就转入眼底，高桥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举着大大小小的各色的欢迎的旗帜，内中有几十面五星红旗，那是热爱祖国的华侨们，正和日本朋友们在一起，热烈地在等待着我们了。

我们穿过两旁鼓掌欢呼的拥挤的群众，进入机场的大厅，一路瞥见了许多熟识的兴奋的脸，虽然只

是匆匆的握手和拥抱，我们也还插进一两句极亲切的“寒暄”。

好容易站定了，我们两臂间都抱着花束的“山”，从花隙里望着在致欢迎词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日本筹备会的代表。他满面笑容地说：中国代表团终于到达了，这是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这次大会，可说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刘宁一同志致了答词。接着，我们便被簇拥着上了汽车，在暮色苍茫中，开往东京……

此后的十八日中，我们就沉浸在日本人民的热烈的友情里，他们陪伴着我们，旅行、开会、参观、访问、游览……我们的路程是从东京经福冈到长崎，参加了长崎大会；从长崎到云仙温泉，经岛原、大牟田、福冈，到了大阪，又参加关西大会；再从大阪，经横滨到镰仓，参加了镰仓大会。最后回到东京参加东京大会。会后从东京出发，赴大阪、岩国到广岛访问；从广岛路过大阪重新回到东京，中间还游览了箱根等处。

在我们频繁的过往之中，无论是机场、车站、码头，总是挤满了热情的群众，献花、献礼，要我们谈话、喝茶，就是半个钟头时间的逗留，也要开一个短短的欢迎会，他们臂挽着臂环围着我们，唱着《不准

再投原子弹》和《东京——北京》之歌。从岛原出发，短短几小时的水程，我们和码头上的送别者还互相抛出无数彩色的纸带，牵挽不释。在大牟田码头上，欢迎者的小汽船开出很远来迎接我们。在大牟田和福岡，我们的汽车前面，都有广播的汽车前导，路上行人和路旁商店的店员们，都向我们欢呼致意，就是很小的、停留极暂的车站，如同久留米、小田原，也有欢迎、献花、唱歌、从车窗外拉住我们的手、跟着火车跑出好远的群众。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艰苦中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是如何地珍视中国人民的友谊，尤其是在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运动这道保卫和平的阵线上，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他们知道和他们隔海居住的、六万万热情勇敢、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是保卫和平的一支强大力量。

长崎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是我们参加的第一个大会。那是一个炎热的夜晚，灯光下望去，台下坐满了兴奋而静默的群众，前排右角坐着几位伤痕满面的男女，那是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在主席、市长和各国代表们讲了话以后，他们也站到台前讲话，在悲愤沉痛的声调里，控诉了他们自己身受

的惨痛深刻的经历。这时，台下群众从惨然的回忆中，激昂起来了，积了十年的怨愤，今天听到了控诉谴责的声音，这种心情，是悲伤而愤怒的。各国代表们热情恳挚的发言，更给了他们以新的勇气 and 希望，使他们更体会到他们不是孤独无援的受苦受难的“平民”，乃是世界保卫和平的强大队伍中的一支分队。因着自己深刻惨痛的体验，他们将永远勇敢地高举着和平的旗帜。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的歌，成为保卫和平的强大队伍中的尖兵。

襟山带海的美丽的长崎市，和我国的上海隔水相望。长崎的朋友亲切地告诉我们说，长崎居民提到上海的时候都非常熟悉。十年前的三月九日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在炎暑的晴空，两架美国的 B—29 型轰炸机从东北方飞入，投下了第二颗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这座三百八十年来称为美丽的古都长崎，顿时成了火海！

十年来日本劳动人民在废墟上不住的清除、整理、建造，也还未曾消除这深重的伤痕。我们从早晨出发，慰问了原子弹受害者以后，曾到复兴的市区上巡礼：我们登上国际文化会馆（即“原爆资料馆”）的高楼，四周眺望，受炸的中心区现在已建成国际和平公园，阳光下远远看见“和平纪念像”，他双目微闭，

右臂指天，表示指斥万恶的原子弹，左臂平伸，作推进和平的姿势。这座白色涂装的青铜男子裸体像，有九点八公尺高，是雕塑家北村西望的创作。

公园里矮小的树木，稀疏的青草，和天边浓绿的山色，形成一个荒凉的对照。

资料馆里陈列的原子弹毁坏杀伤的种种相片和表格，周览之后，使我们切齿痛恨原子狂人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在这大规模屠杀的原子武器爆炸之下，长崎市民死者有七万五千多人，伤者也有七万四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幼妇孺。这种极端野蛮的破坏国际法的作战方法，是对全人类的挑战！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肆无忌惮的残暴行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起手来，挺起胸来，坚决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这陈列馆里摆满了被毁坏了的宝贵的文物，缺头的佛像、无身的基督像、断碣、残碑……至于被炸毁的学校、医院建筑，在相片上所显示的是高耸的断壁、扭曲的钢筋、焦秃的树木、遍地的瓦砾，在这一切之下，就是无数死伤的人！

十年前的血泪并没有流尽，在这里到处还可以看见血和泪的涓涓的流迹！因为我们在长崎慰问的是我们初次接触到的原子弹受害者，我们的印象也特别的深。二十六岁的渡边千惠子，十年前她正是

“二八芳龄”的少女，被炸受伤后，她半身瘫痪了，三千六百五十昼夜里，她在一角床榻上，幽咽地度过了青春。她的母亲跪坐在她旁边，当我们和病人道别的时候，她母亲过来紧紧拉住我们的手，痛哭失声！她的两个儿子是在原子弹轰炸下牺牲的，十年来她忍泪吞声守着这不能行动的痛苦的爱女，过着悠长的黑暗的年月。代表们对她们慰问鼓舞的言词，冲散了密集她心头的乌云，她知道在她周围有亿万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情她们，关切她们，而且决不让这曾使她们受尽苦难的原子弹，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爆炸！

我们在长崎大学附属医院，还慰问了过去是开肉店的森秀雄先生。他至今仍患着皮下出血。他有一妻三子，十年来没有得到救济，因着自己的治病和一家的生活，已是典当俱空。如今因为医院里把他作为病例，才能得到治疗，谈到这里，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惨淡的笑容。应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还算是幸运的受害者，在这十年里，不知有多少受害者，在流离穷困之中，无告地默默死去，这一笔巨大的血债，一定要原子狂人来偿还的！

大阪的关西大会是我们参加的第二个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在这会上，我们又见到了从长崎

和广岛来的几十位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在各国的代表们发言之前，他们鱼贯地走上台来，双目失明的、行动不灵的、脸上臂上布满了瘢痕的，大部分都是妇女，有的还怀抱着吃奶的婴儿。她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们，提出了激愤沉痛的对于使用原子武器的狂人们的控诉；对于世界人民的关切和同情，更表达了衷心的安慰和感谢，因着她们身受的深刻的痛苦，他们坚决要求“不准再投原子弹”！

这些泣不成声的愤怒的控诉，使坐在台上的代表们，感觉到真真切切的生理上的痛苦！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必须把压抑了十年的惨无天日的真情实况，揭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再次唤起人们的正义感，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原子武器，迫使那些与和平为敌的好战分子们永远停止那一套卑鄙无耻的威胁和恫吓！

在日本各地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中，我们还看到日本固有的优美的艺术的表现。我们在关西大会的第二部节目里，看到了日本的古典艺术，如同七世纪的舞乐“昆仑八仙”，是由奈良的舞蹈家表演的，据说这是从中国传来的昆仑山上的鹤舞。舞者戴着绿色带喙的面具，穿着红色绣着鲤鱼和鱼网的舞衣。伴舞的乐器是古色古香的笛和鼓，舞态和乐

音都极其缓慢而悠扬。还有十四世纪的“狂言”趣剧“蛸”和描写离人思归的上方舞。日本著名的箏曲是由菊田正明合奏团演奏的，台上摆着十几个长箏，丁当拉杂，十分悦耳。底下还有“舞踊”和“人形净琉璃”（傀儡剧），我因为有别的约会，没有看到，真是憾事。

日本的朋友们告诉我，战后的日本歌舞，受了外来的色情、斗狠和低级趣味的影晌，日本高尚的民族形式的歌舞，变得“曲高和寡”了。为要驱除这淫靡的流风，和发扬日本固有的优美的艺术文化，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同时，来提倡复兴日本的歌舞，提高日本民族的自尊心，是完全及时和必要的。

镰仓的大会，更予人以难忘的印象。大会是在海滨开的，这是镰仓每年举行的“海之和平祭”的第三天，市上旗幡招展，海滨上游人密集如蚁。我们踏着细软的沙滩，在万人簇拥之中，走上台去，四围的旗帜林中，站满了密密层层穿着游泳衣的男男女女。在代表们讲话之顷，天际黑云四合，雨点纷纷洒来，海波声中，台下的群众，并没有散开，反而更拥紧在台前，海滩上准备着遮阳的大伞，一个一个地被举到台上来，由十几个壮健的穿着游泳衣、颈缠红巾的青年扶着，立在代表们的旁边。大会开过，雨点渐稀，

代表们移坐到台前，看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转着圈儿，跳着民族形式的集体舞。这些男女青年们露着半裸的身躯，和着广播的舞乐，欢笑地拍手转身，缓缓前进，那一种神情，和东京、横滨……舞厅的气氛有天渊之别！

海滨大会以后，我们在文化馆室内，还看到农村歌舞的一段段短小精彩的节目，舞者穿的完全是朴素而又鲜明的日本农村装束，内容有的是讽刺偷懒的庄稼汉，有的是庆祝丰收，活泼、生动，充满了在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健康勇敢的精神。这种农村歌舞的提倡，据说也是新近才有的。

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闭幕式，是在东京大会上举行的。在还没有装饰完毕的高大的东京体育会馆里，坐满了黑压压的到会的群众。大门前和甬道里，也站满了人。主席台搭在场中靠后的一边，我们座位的背后也有听众。因此，在各国的代表站起被介绍的时候，需要转着圈子，向前后左右鞠躬，才能对一切鼓掌的会众致谢。绛红的晚霞，从楼上一排排的大窗户里，正射到台上。从耀眼的霞光中望去，只看见一层层波浪似的兴奋的人面。台前一排举着旗子的，是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

与会各国的代表，都讲了话，他们的同情、鼓励和支持的话语，博得了不断的起伏的掌声。从人们兴

奋欢慰的脸上，看到日本人民已经深深地知道，他们不是一支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奋斗的孤军，他们乃是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的队伍中之一队。他们找到了力量，他们得到鼓舞和安慰。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掌声中站到台前，这时从全场各角落躬身低头走来了许多人，把台前地上都坐满了。在闪闪不断的摄影镁光之下，他宣读了中国六个人民团体给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日本筹备会的一封联名慰问信，信上说：“……我们——中国六个人民团体特代表全中国人民，委托参加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向贵会致送中国人民币五万元，作为中国人民对日本原子弹被害者的援助和慰问。并请代为转达中国人民对于正在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而奋斗的日本人民的敬意。”

台下静悄得没有一点声息，过了一会，像隆隆的雷响一样，涌起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鼓掌和欢呼。掌声雷动中，我看见坐在前排的原子弹受害者，纷纷拿出手绢来拭着眼泪，我的眼睛不由得也润湿起来了！

闭幕式行过，下面的节目，是艺术之部。代表们被请下台来，挪到对面楼座上去，主席台变成了舞台，一幕一幕的歌、舞，便在上面开始表演了。

这时我们才看出，原来坐在主席台后面楼上的，

是一千多个男女青年歌手，他们穿着整齐的上白下黑的服装，在指挥的棍儿指点之下，一排排地站起来了。他们领导着三万多会众，兴奋，雄壮，活泼地唱出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抗议和希望。《不准再投原子弹》，《青年进行曲》，《幸福生活之歌》等，都是新词新曲，和我从前在日本所听过的“哀感凄凉”的调子，迥乎不同，使人听了兴奋而喜悦！

节目里还有极其动人的部分，如同石井漠舞蹈团儿童部的舞蹈，几十个蝴蝶般轻巧的儿童，好像被一阵凉风吹到了台上！他们表演的是日本的民谣，几十对小臂舞得那样整齐，几十双小腿跳得那样快速，博得了满场的掌声。此外还有“人间释迦”的舞蹈，象征和平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的，也是由石井漠舞蹈团来表演的，灯光，布景和舞蹈，都十分优美。剧中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合掌默坐，各种各色的群魔相继而来，火魔是红色的，水魔是绿色的……他们咆哮汹涌地，不断地向着释迦扑去，释迦缓缓地举起手来，他们就都疲软无力地纷纷倒退，卧伏在地，舞蹈的动作，极其柔软轻忽，尽到了“芭蕾舞”的能事。

会毕已经很晚，我们抱着花束，好容易挤出欢呼的人群，到得门外，夜色中广场上还站着数不清的群众！我们被推拥着上了大汽车，可是汽车开不出去！

从一排排的车窗外伸进几十只几百只手来，我们把握不暇，只得从花束里抽出一朵一朵的花来，抛了出去，最后连绿叶也抛尽了，汽车才蠕蠕移动，好容易出了广场。

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活动，从此圆满地结束了，可是中国代表团的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在许多座谈、访问之后，八月十九日，我们又到了广岛。

从大阪到岩国的旅途中，机窗中下望，尽是蔚蓝的海水，和一座接着一座的碧绿的岛屿，就是最小的岛上，也还密密地种着整齐的庄稼。勤劳勇敢的日本农民，开垦利用了自己的每一寸土壤，而野心无穷的美帝国主义，还在不断地扩大他们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日本全国人民群起的愤怒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有了长崎的悲惨的闻见经历，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岩国坐汽车进入广岛。

我们的预想是不错的，我们从“绿洲”进入了“沙漠”！

几条宽阔的大街，两行高大的楼房，伸展在苍黄无际的土地上。干燥的热风，吹着矮树的小叶，路旁长着稀疏的青草……这一切，都好像是到了一座沙漠上新建的城市，然而沙漠上新建的城市没有这些

斑斑的创痕！

在离爆炸中心二百五十米的地方，立着一座小石台，上面有一个马鞍形的“慰灵碑”，这“慰灵碑”下“安息”着二十四万以上的，在第一颗万恶的原子弹爆炸下牺牲者的灵魂！

这些灵魂如何能得到“安息”？！十年前的一个清晨，晴空万里，海上河边吹起微微的凉风，孩子们在街上院中追逐着嬉戏；母亲们背着婴儿在准备着早餐；一切无辜的平民，正在做着他们每天早起的工作，突然间……一声霹雳，一阵狂风，把这座城市四十万人的幸福……四十万老弱妇孺的一切，震碎，吹飞！

我这一支笔描写不出，描写不尽，也不忍描写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晨八时十五分以后，广岛市被炸的惨状！我看了广岛，才感受到“怒发冲冠”的真正感觉！几千几百年来，世界上聪明勤奋的科学家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发明了为人类增进幸福的原子能，而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却攫夺了这宝贵的成果，用它来制成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在屠杀了日本的几十万老弱妇孺之后，直到今天，这些侵略者们，还以他们血淋淋的双手，高举着这万恶的原子武器，来向全世界威胁恫吓。叫这二十四万余围绕飘泊在断垣颓壁之旁的冤愤的灵魂，如何得到“安息”？！

然而，正义是至终会抬头的，人心是不死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十年后的八月六日，五千多个代表从日本和全世界的每一角落，来到广岛，这个“控诉的城市”。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社会阶层……来和广岛的人民紧紧地拉起手来，向着与和平为敌的好战分子们，伸出如林的巨臂，发出愤激的、宏亮的“不准再投原子弹”的呼声！

安息吧！冤苦的灵魂！我们是一支无比强大的保卫和平的队伍，正如你们的诗人所说的：

.....

我们是数不清的亿万的人，
而在你火焰的后面
只有忙着点数金钱的几个……

我们一定要团结奋斗到底，我们一定要眼看到大规模屠杀的原子武器，永远被禁止，被毁灭！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平一定，一定会胜利的，安息吧！冤苦的灵魂！

我不忍描写我在广岛“原爆资料馆”所看见的这四百万坪土地上人间地狱的惨状，但是我不能不重述几十个广岛的原子受难者悲痛的控诉。在广岛红十字医院的座谈会上，他们涌流着不断的眼泪，向我

们倾诉着十年来积压的冤愤和痛苦。这惨无天日的大规模屠杀的罪行，十年来一直被隐瞒遮盖着，数以万计的原子弹受害者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救济！原子狂人们不但减少和虚报了在原子弹爆炸下广岛的伤亡数字，最使人切齿的，是他们在广岛的比治山上，还设立了一个 ABCC，就是“原爆伤害调查委员会”，这委员会是一个原子放射能效果的试验室，他们不管治疗，只检查记录受害者病态发展的情况，报告给研究如何改进原子弹功能的刽子手们，帮助他们来制造“更”大规模的屠杀武器。受害者说到这里，真是“目眦皆裂”！怪不得当各国代表们在各地慰问原子弹受难者的时候，问到“救济”，问到 ABCC，受难者是那样地目瞪口呆！这种拿人当作猫狗鼠兔，来作杀人武器的试验的“人”，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么？！

我们沉默地愤怒地倾听了他们一个一个的，关于自身经历的，沉痛的控诉，这一段一段悲惨的事实，像梦魇一样，重叠地压在我们的心头，压得我们不能呼吸！我们流着热汗的双手，一直紧紧地互握着！我们心里一直不住地在怒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吧，我们坚决不许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了！”

当天的晚上，广岛人民的广岛公会堂，为我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台上挂满了热烈欢迎的标语，台下坐满了热烈欢迎的人……对于中国人民团体寄给他们的五万元的“爱的援助”，他们再三地表示深深的感谢。为着照顾我们旅行的辛苦，节目中只有简短的发言和敬礼，最后，当那几个和服短发，黑睛红颊的小姑娘们，笑嘻嘻地鱼贯上台，向我们献花的时候，看她们那种喜乐活泼的神情，使我们像受清泉冲洗一般，从沉郁和疲困中飘浮了上来。这是广岛的充满了希望的下一代，也是我们强大的保卫和平队伍的后备军啊！我们热情地把她们抱在怀里，久久不释！

此后我们在日本和群众接触的场面，最隆重的就是羽田机场送行的一幕了。夜色深深，雨脚如绳，可是机场上仍挤满了欢送的群众。我们臂挽着臂，站成一圈，高唱《不准再投原子弹》之歌，在纷纷握手拥抱之后，由打伞挟旗的日本朋友们簇拥着上了飞机……

我们放下花束，从洒满雨点的机窗中挥手外望，在丝丝的雨光之中，高桥上和机场里，站立着许许多多举伞挥旗的群众，直到飞机转动，还不肯离开！

刚才送我上机的那一位日本姑娘，紧紧地搂着我的手臂，低声说：“感谢今天的雨，把我们脸上的泪痕盖住了！”但是我知道她脸上的热泪，不只是恋别的泪，而且也是兴奋的泪，感谢的泪，她们从心底知道六万万中国人民将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永远一同高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之歌，携手挺胸，向着保卫和平的大道，齐步前进。

当我离开日本美丽的国土，别过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和平与独立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我自己心里，又何尝没有一阵阵的黯黯的离愁？但是我的心情，到底是兴奋而喜乐的。十年来日本已有着愈来愈多的人，觉悟奋发，坚决地选定了争取独立与和平的道路，这支队伍正在不断地一天一天扩大，而且因着他们是最先的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在创巨痛深的经验里，他们将成为世界保卫和平强大队伍中的尖兵！

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下，原子武器是一定要被禁止被销毁的，和平一定会胜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55年第19、20期。）

《广 岛 姑 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早晨八时十五分，三架帝国主义的 B—29 型飞机，侵入日本广岛市万里无云的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的原子弹，杀害了二十四万余的老弱妇孺！一个工人的小女孩澄子，就在这场灾祸中丧失了父母和弟弟，她自己也身负创伤。可是披着“科学家”外衣的美国刽子手，还企图进一步摧残她，将她作原子放射能的试验品，但是她逃脱了。她带着伤残的身体和痛恨的心情，参加了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的队伍，百折不挠地，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和重新武装日本而奋勇斗争。她就是苏联作家金罗曼笔下的《广岛姑娘》。

这部小说，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要把日本变成侵略基地，重新在世界上发动原子战争的恶毒阴谋。它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控诉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日本国土上所犯的种种杀害、压迫的罪

恶，详细的叙述描写了不愿作奴隶的日本人民的艰苦的斗争，有力地唤起了全世界人民对“为了祖国，为了和平，继续战斗下去”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从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对于战后日本人民的生活和遭遇，是极其熟悉而且有着极深厚的同情的。从故事的开始，他引导着读者一步一步地，走入日本人民“为了祖国，为了和平”的火热斗争中去。

书中的主要人物是“原子弹伤害者”的澄子，和她的青年战友，如：八重子、稻子、勘治、隆吉、津元……这些民主青年同盟的分子，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秘密地写作，画图，印刷，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的炸弹是用纸做的，就是用来印刷今天在日本各地出版的成百成千份小报的那些纸。这些纸弹把所有诚实人的心都点燃了起来。”“他们写作，因为他们要日本人民、要所有的人们能在一个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噼啪咚（按：即原子弹，下同）的世界上过一种更好的生活。”

他们艰苦斗争的路途上，是充满了荆棘的。向着他们迎头压来的，不但有美帝国主义的宪兵，日本的警察，还有地主，长老，法西斯流氓的“洁心兄弟会”、以及为虎作伥的二世（按：即美籍日本人，如

工厂的监工田中杰克，美军医疗处的漆垣，最阴险无耻的反谍队的田山弗莱迪)。但是他们在日本共产党和民主青年同盟的领导下，咬起牙齿，冲过难关，终于在栗山的和平防线上，团结了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医生，道士，家庭妇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扩大美军军事基地，保卫和平的队伍。在美军和日本警察的“弹压”之下，他们流血了，牺牲了，“可是和平防线的守卫者们坚守住了他们的阵地”，“增援部队继续从全国各地涌向和平防线来……金钱、药物以及其他的供应品……都从日本各地送到，表示慰问和支持的电报和信件源源不断地、像雪片一样地飞来。”最后，和平防线胜利了。美军司令部慑于人民的力量决定不再扩充基地的范围了。但是狠毒的美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利用钻到日本青年队伍的内部的美籍日本人弗莱迪阴谋将爱国分子一网打尽。澄子姑娘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在十分惊险的情况下，和这个无耻的二世，勇敢地机智地斗争着逃脱出来，和她的勇敢的战友们，一同转入地下工作。整个故事充满着勇敢乐观的情绪。

参加了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回来以后，我阅读这本《广岛姑娘》，觉得有无限的亲切！书中许多人物的形象，都鲜明生动的呈现在我的眼前：年轻的澄子，从痛苦的经验，和艰难的斗争里，

锻炼成了一个勇敢机智的战士。她说：“小隆和小勘怎么能够相信那些美国佬可以使我招供！……把我弄成一个孤儿和一个……一个残废的是谁？在我哼一声以前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撕成粉碎。”这是多么坚定的立场！她的那些同伴，如八重子、稻子、松子、勘治、隆吉……也都是生气勃勃的人，他们勇敢、乐观，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对自己被压迫的人民的热爱，使他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百折不挠的为日本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此外像澄子的舅舅，是一个老实怕事的老农人，他开始企图把澄子关起，不让她出去参加青年人的和平运动，最后因为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到他的土地上来，他也就拄着一根拐杖，背上挂着一顶广边笠帽拖着沉重的脚步，加入了保卫和平防线的行列。

还有是地主老婆的表弟高见，是个“原子弹伤害者”，但是他开始没有痛恨帝国主义者，只一般的绝望，颓废，他对澄子说：“谁投下的倒没有关系，美国人或者葡萄牙人……负责任的是人类。”“我们两个人都是注定要死的，我们必须在能活的时候好好活”。八重子就严厉地纠正这种错误的观点，她对澄子说：“只能归罪给美国人；他们制造了噼咚，他们把它投在日本。可是全世界的人民却正在为了阻止广岛事件的重演而斗争着。并且他们是能够做到

的。世界是不会被毁灭的。”最后高见终于“好好想过”而且“作了选择”，他意识到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的死亡，是因为没有得到治疗，国家的钱都花到准备新战争上面去了。他垂下了眼睛，告诉澄子说：“……煽起这种战争狂的人正是美国佬……我要和那些希望制止一切战争的人们一起，站到和平防线的行列里去……”

鞠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妇女，她热情，富有正义感，但是警惕性不足，她不相信美帝国主义医士会给澄子注射有毒的磷质；她还过分的信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防谍队的弗莱迪，以至于使许多青年几乎在围抄中被逮捕。在这一点上，她比青年工人津元就差远了！

在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极其真切的看到广岛比治山上臭名远扬的“原子弹伤亡调查委员会”所做的惨无天日的罪恶行为。还有美帝国主义者强迫日本人民，为他们的侵略朝鲜的军队“捐血”，而所付的代价，几乎是等于零！作者通过澄子的观察：一把绿绸伞，两杯血；一个红皮的钱袋，三杯半血；一瓶威士忌酒，十杯血；一管新型的派克⁵¹自来水笔，十六杯血！这怎能不使澄子气愤得冷汗淋漓，使年青的隆吉发出反抗的吼声：“不许把任何一点儿血给他们！别给侵略者一滴血！”

通过这本书，我们还能了解许多日本人民的生活，他们在被炸的地上，收集骨灰，祷告；捡好运豆；他们的悼念亡人部，晚上在神社里敲鼓吹笛，转圈舞蹈……以及他们的饮食起居，农作技术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了解日本人民都是有益的。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本书，我们深深的知道了日本人民正在美帝国主义的残酷的压迫与榨取之下，作着不屈不挠的“为祖国，为和平”的艰苦斗争，这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六万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的。我们一定要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在艰苦的环境中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为禁止使用万恶的原子武器氢武器，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读书月报》1955 年 11 月 24 日第 5 期。）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八月中，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从八月九日我们到达日本东京的羽田飞机场起，到八月二十六夜离开羽田飞机场为止，我们所到的机场、车站、码头都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欢迎招待，她们兴奋地挥着旗帜，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和“东京——北京”的歌。在长崎、大阪、东京的大会上，都有妇女的代表们发言，她们以沉痛激昂的声调，说出日本妇女反对原子弹氢弹的不挠的决心，和争取和平的坚强意志。最可敬佩的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其中最大多数是妇女——双目失明的、行动困难的、脸上臂上创痕斑斑的，她们举着旗子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在各国代表发言之后，她们鱼贯走上台来，泣不成声地控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惨无人道的罪恶。在痛苦悲愤的悠长的十年岁月之后，她们发出了悲壮激烈的呼声，她们把发动原

子战争者的恶迹和罪状，把十年中的痛苦实况，披露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和平的战士们。因为她们知道，她们不是孤单的牺牲者，她们的痛苦，已经使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睛更明亮了，“不准再投原子弹”，成了亿万群众的正义强大的呼声。

在大会里我们还看见许多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她们操着纯熟的英、法、俄语，为各国的代表做着翻译，陪着代表们游览旅行。她们都是高等学校或是大学里的学生，有的经过了同学校和家庭的斗争，才能来做——用她们自己的话——“为和平而努力”的工作。

日本的朋友们曾兴奋地和我谈起，说日本妇女运动和以前妇女运动不同的是：和平运动是由基层劳动妇女所发起而推动的。一九五三年十月，日本的渔夫们，因受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所造成的伤亡，引起了无数母亲和妻子的无比愤怒。日本广大渔民被迫不能去海上捕鱼，更影响到无数家庭的生活。东京的杉并区和比较保守的山形县鹤冈市的妇女都挺身而出。她们成了妇女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最积极的分子。

广泛的农村妇女，也行动起来了。在农村里有“女教师与母亲会”，在这会里女教师和母亲们讨论着反对原子武器，日中、日苏友好，宣传和平教育，

以及其他的妇女切身问题。她们的刊物是“母之光”。她们发起了“歌声运动”，编了许多歌唱和平的歌曲，广泛地歌唱。

自今年起母亲大会在日本各地积极开会，以妇女团体联合会为中心，像波浪似的，全面扩展。“女教师与母亲会”的会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她们义卖东西如手巾扇子之类，来资助赴洛桑世界母亲大会的日本代表的旅费。在日本参加母亲大会是受压迫受限制的，如在山口县就有母亲因参加了母亲大会，她的儿女们就得不到入学准许。但是日本妇女们终于排除了重重障碍，使六月六日至八日的东京母亲大会开成了，到会者两千多人，开会的第三天，日本文部省也派员致贺。就是山口县的第二次母亲大会，到会者也有两千三百多人，市长和县知事都来参加，“每日新闻”还以巨大篇幅登载。

她们还告诉我许多日本妇女在和平运动中的动人的故事，来说明日本妇女怎样从不断的斗争中，取得了自己的权益。在长野县松本市有女建筑短工一百四十五名——这种短工，每日只支工资二百四十元，称为“自劳”——因为参加了母亲大会，资方就要扣她们的工资，当地的“母亲大会”代表就同她们到市土木科和职业安定所要求工资照发，当她们最后拿到工资回到会场上来的时候，大家鼓掌热烈地

欢迎她们，庆贺她们的胜利。母亲的胜利，使封建家庭里丈夫和儿子们对妻子和母亲的看法有了改变。日本的妇女们，正在逐步敲开封建的枷锁，和男子们在一起，向着和平的大道迈进。

在农村里妇女开会是有困难的，她们借不到地方。有一次一位妇女被邀到埼玉县做报告，开会地方是在一间小小的自行车店内，妇女们把自行车推到门外，四十八个人围坐下来，热烈地讨论了许多切身问题，如生活问题、物价问题、卖淫问题等等，情绪是极其高涨的。

在日本防卫厅长官宣布学校里要实行军事训练的时候，母亲们也群起反对，她们坚决不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亚洲的战场上去。

我个人深深觉得，在我离开日本的几年中，日本妇女运动，已走上争取和平的道路。日本妇女是日本人民中遭受战争痛苦最深的一部分。广岛、长崎和比基尼岛的惨剧，在日本妇女的心里是创钜痛深的，她们绝不愿她们的丈夫儿女再作战争的牺牲品，再作原子武器下的牺牲品，她们也绝不愿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第二个长崎。

作为第一个原子武器试验地的日本妇女觉醒了，她们坚决反对这万恶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正义的呼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热烈

的回响。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中国妇女》1955 年第 11 期。）